

你是个好鬼

紧接着，姜虞身后就传来「哐哐哐」的巨响！

她吓得直接蹦起来了，紧闭着眼尖叫出声：「啊——」

「咣！」

又是一声巨响。

这次是姜虞的脑袋直接撞到床柱了。

温怀璧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：「姜虞！你给朕看清楚，这是窗开了不是鬼来了，你平时的胆子呢？」

姜虞疼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她泪眼婆娑地揉着脑袋，哆哆嗦嗦回头一看，就见窗户正大开着，从屋外吹进来的风正把窗户吹得前后乱扇，窗叶时不时撞在墙上发出「哐哐哐」的声音。

她狠狠把眼泪一抹：「那你还不快去把窗户关了？！」

温怀璧不动：「你使唤朕还使唤习惯了？」

姜虞把衣服裹紧了些：「你去呀！」

温怀璧看着那扇窗，突然轻笑一声：「哟，姜美人，你不会是怕了吧？」

姜虞直接被风吹得打了个喷嚏，小脚一跺：「你才怕了，你全家都怕了！」

说着，她直接走到窗边去准备关窗。

窗外还在下雨，风声呼呼直响。

合着呼呼风声，姜虞好像听见远处那唱歌的女人在「咯咯咯」地怪笑，那笑声尖锐又绵长，乍一听倒像是一首不成调的曲子。

她抓着窗户的手骤然收紧，用了十成力气急忙关窗，但是窗户无论如何都关不紧。

她被远处那不成曲调的连绵怪笑吓得背后发毛，手上又加了些力气推着窗户。

但窗户始终就是合不上。

那诡异的女声还顺着风在飘，眼下正一边怪笑一边尖声嘶吼：「你们一个都逃不掉.....逃不掉.....」

姜虞额头上直接冒了冷汗，她咬着唇，开始颤声默念：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我素不相识.....」

温怀璧突然掌控住身体，打断道：「姜虞。」

姜虞见温怀璧控制了身体，松了口气，但还是有点紧张：「嗯？」

温怀璧目光往下扫：「你知道窗户为什么关不上吗？」

姜虞神经紧绷，紧张兮兮：「为什么？」

温怀璧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然后伸手拈起一根衣带：「你衣带把窗户卡住了。」

姜虞：「……」

她安静如鸡。

温怀璧嘲讽似的哼笑一声，直接伸手关窗，却又听见那女声继续尖声道——

「你们都得死，你们想要我的命，你们都得死——」

他关窗的动作微微一顿，而后垂着眸思忖一会儿，最后才若有所思地把窗给关了。

关完窗后，他披了件外袍，直接拎着雨伞出门了。

雨虽小了，却还在下，滴滴答答地敲在伞面上。

姜虞见他出了门，声音急切：「大半夜的你出来见鬼吗？回去！」

温怀璧把地上的水踩出哗啦啦的响声，慢条斯理道：「这声音有点耳熟。」

姜虞都快哭了：「你他娘也是鬼，听鬼唱歌当然觉得耳熟！」

温怀璧指甲刮了刮伞柄：「朕是皇帝。」

姜虞提心吊胆地看着深深雨帘，四周弥漫着浓雾，夜色又深，来时的路和前路都是模模糊糊的，叫人看不清晰，谁也不知道再走一步会不会碰见什么。

她没回温怀璧的话，也没胆子控制住身体往回走。

温怀璧也不说话，放缓了呼吸顺着歌声走，很快就离那声音越来越近了。

永安宫里的屋子都一个样，温怀璧走到永安宫西边的尽头，右手边的屋子好像都没住人，再往前走就是一堵墙，墙前的角落处是一口井，永安宫西侧几个殿里喝的水都从这井里来。

姜虞声音都有点发抖：「这声音就在这附近，不会在这井里.....」

温怀璧瞥着那口井，哼笑道：「你没听过永安宫的传闻吗？这井里死过先帝一个妃子，据说当时死的时候还落了只红绣鞋在外面，有宫人每天夜里都瞧见她爬出来找鞋子。」

姜虞紧紧闭上眼：「啊——你闭嘴！回去，现在立刻马上回屋！」

温怀璧「嗯」了一声，然后走了几步：「睁眼。」

姜虞大气不敢喘一下，闭着眼，只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走了一会儿。

她鼓起勇气睁开了眼，一抬眼就看见一个黑洞洞的、深不见底的井口！

温怀璧抢在她骂人前开口：「你看，什么都没有。」

姜虞：「……」我马上让你也没有！

温怀璧又站起身来，撑着伞四处溜达了一圈，最后停在一处窄墙前面。

声音好像就是从这墙后面传出来的。

他眉头微微皱起，伸手敲了敲面前的墙，却发现这墙是空心的，一旁最隐蔽的地方还落了个锁。

姜虞顺着他的目光瞧见了那把锁，狐疑道：「这是个夹道？」

温怀璧抬眸又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：「应该是永安宫和西十所宫墙间的夹道。」

大邳宫占地庞大，分为内廷和前朝，内廷有东宫、永安宫、泽君殿、西十所。

西十所是后妃们的居所，明和殿、长德殿这类的宫殿都在西十所，而永安宫关着戴罪妃嫔和做苦活儿的低等下人，是大邳宫中所有人心照不宣的冷宫。

姜虞听着夹道里的声音，鸡皮疙瘩直冒：「这夹道怎么还上了锁？」

温怀璧摇了摇头，从周围找了个顺手的家伙开始撬锁。

姜虞恨不得控制住身体，但她根本不敢：「你别撬了，这夹道里别是关了个恶鬼吧，快走快走！」

温怀璧撬锁的动作没停，哼笑道：「你不是说朕是鬼吗？朕你都不怕，还怕这夹道里的鬼？」

姜虞语气发虚，软着声音道：「那不一样，我知道你是个好鬼。」

温怀璧撬锁的动作微微一顿：「哦？朕哪里好？」

说着，他突然瞥见夹道下面有个小洞，于是停了撬锁的动作弯下身去：「这里有个洞。」

姜虞见他要把脸往小洞前面贴，赶紧闭上眼骂道：「你是狗吗？见到洞你就钻！」

温怀璧没说话，往洞眼里看。

洞眼里黑漆漆的，什么都没有，看什么也看不清。

姜虞见他不说话也没反应，于是又问：「看见什么了？」

温怀璧皱着眉不说话，眯着眼往洞里看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歌声也消失了。

姜虞见温怀璧没反应，又没听见歌声，于是也睁开了眼。

她一睁眼，就见洞的另一面也贴了只黑洞洞的眼，那只眼睛里还有血丝，正直勾勾与她对视！

她这回直接吓得控制住身体跳了起来，甚至恐惧到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。

她踉跄着就往后退，一边退一边急骂：「你是不是想吓死我，好继承我的身体？！」

正后退着，突然感觉到肩膀被拍了拍。

一阵寒意爬上背脊，姜虞僵直着身子连头都不敢回。

须臾，她听见个女声：「更深露重，姜美人为何在此？」

姜虞听见是个活人的声音，这才松了口气转过身去，就见对方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姑姑。

她微微退了一步，道：「我听见有人唱歌，过来看看。」

老姑姑面无表情：「那美人看见什么了？」

姜虞直觉老姑姑的反应不对劲，她咬了咬下唇，隐瞒道：「这里好生奇怪，明明有人唱歌，我却什么都没瞧见。」

她吞了口口水，做出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靠近那老姑姑：「姑姑，这里不会有鬼吧？」

老姑姑转头看了一眼夹道的门，目光在还挂着的门锁上停了一瞬，才皮笑肉不笑道：「先帝当年有个妃子投井死了，阴魂不

散，大国师作法把她的鬼魂关在了夹道里。」

姜虞注意到她的动作，心里叫了温怀璧一声：「喂，鬼哥，夹道后面那个有眼睛，应该是个人吧？你们鬼是不是没有实体的？」

温怀璧语气严肃：「别让她知道你看见了，先回去。」

姜虞与他想的一样，她下意识觉得这老姑姑奇怪，于是作出一副受惊不浅的样子直接跑回了自己屋子里，甚至都没有与那老姑姑道别。

知道夹道里唱歌的那位很大可能是人后，她反而没那么害怕了，跑回屋子里换了身干衣服，然后缩进被子里取暖。

她抱着被子，又道：「你也看见那只眼睛了吧，怎么会有活人被关在夹道里？」

温怀璧刚想说话，就瞥见门上有个人影，心里对姜虞道：「有人。」

姜虞被吓了一跳，把被子又裹紧了点。

门外那人也没进来，只在外面道：「永安宫比不得西十所，美人晚上最好不要乱走，出了事，奴婢担待不起。」

是方才那个老姑姑。

姜虞咽了口口水：「多谢姑姑提点。」

她话音方落，一道闪电直接把屋里屋外都映亮了。

紧接着，一道雷打下来，轰隆隆的响声在永安宫里荡来荡去。

门外的老姑姑见要下雨了，这才撑着伞离开了，远去的脚步声被渐渐变大的雨声给遮盖了去。

屋外骤雨又开始下，伴着呼啸风声和滚滚闷雷，没个停歇的时候。

过了一会儿，屋子的门突然「吱啦」一声被推开了。

姜虞以为是那老姑姑回来了，张口刚想说话，温怀璧却突然掌控住了她的身体。

他侧身躺着，半张脸埋在被子里，手伸到枕头下握住一把匕首，在心里对她道：「是别人。」

姜虞呼吸一滞。

突然又是一道雷打了下来，闪电把屋子里照得明如白昼，来者的身影借着闪电的光被映在墙上，深黑色的影子被光拉成一个扭曲的形状，正一点一点地贴近床边。

姜虞借着眼睛微微睁开的余光，瞥见那越靠越近的影子抬起了手，正高高举起个尖锐的东西对准了床铺！

她紧张道：「他要杀我！」

温怀璧握住匕首的手也紧了。

他肌肉紧绷着随时准备坐起身，声音却稳稳的：「有朕在。」

那杀手举着刺刀的手将将要落下了。

突然，房梁上掠过一個黑影。

紧接着，屋子里突然响起一声轻微的兵刃碰撞声，来者的刺刀被一枚小石子撞得微微偏过去了些，他眉头一皱，警觉地抬头看向房梁，然后立刻收了刀，转身往外走。

温怀璧听见脚步声远去了，握着匕首的手才卸了力道。

他的目光落在那人的背影上，而后挪到地上的小石子上，突然哼笑：「朕还以为他不会来呢。」

话音方落，屋外嘈杂的雨声中突然响起一个模模糊糊的女声：「邓全？」

姜虞听清了那个名字，坐起身狐疑道：「邓全？他来杀我？」

她控制住身体，起身倒了杯水喝，拍着胸脯顺气道：「他应该不会再来了吧？不对，你知道他会来？」

温怀璧无所谓道：「知道他会来，以为保护你的人不会来。」

姜虞抓了抓头发：「保护我的人？」

温怀璧控制着身体回了床上：「你从姜府回宫后这人就一直在暗处跟着，这几日你感觉被人看着，就是他。」

姜虞又坐起身掀开被子：「谁那么好心保护我？」

温怀璧阴阳怪气：「是啊，让我们猜猜，究竟是谁那么好心呢？」

姜虞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张脸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直接躺下去闷在被子里。

半晌，她换了个话题，问：「邓全为什么杀我？难道因为我偷偷挖了他和皇帝的钱？」

她拽着被子翻了个身：「也不对呀，他可是皇帝身边的心腹大太监，就算他知道是我挖的，也不至于穷成这样，要来杀了我吧？」

温怀璧纠正道：「他现在不是朕的心腹。」

姜虞伸了个懒腰，躺成大字形：「所以说你根本不是皇帝嘛，谁都知道邓公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与皇帝十八年交情，当年皇帝不怎么受宠时就是邓公公照拂他！」

温怀璧沉默一会儿，然后闭上眼：「睡觉。」

姜虞抱着被子：「睡不着。」

温怀璧幽幽道：「那你正好守夜，朕睡了。」

姜虞蹬蹬腿：「不行，你陪我说说话。」

温怀璧控制住身体，换了个好一点的睡姿：「姜美人不会是害怕得睡不着吧？」

姜虞语气急切：「不可能！」

温怀璧闭着眼：「那就睡。」

姜虞又叫他两声，结果发现他真睡着了。

她又有点害怕了，于是捂着被子闭眼数羊，没一会儿就也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第二日清晨，温怀璧先醒。

屋外的雨已经停了，壶里的水喝空了，于是他穿好衣服出去打水喝。

方才走到井边，就瞧见有个衣着破烂、浑身脏污发臭的女人倒在井边。

雨天的早上冷得很，温怀璧打水也没穿多少衣服，姜虞很快就冻醒了。

她夺过身体控制权，打了个哆嗦把衣服拢了拢，打着哈欠睁开眼。

一睁开眼，她就蓦地对上了一双眼——

一双惊恐的、瞪得大大的、死不瞑目的眼睛！

